

程

隋書五十八卷

特進臣魏

徵



列傳二十三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南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
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
所研精龜筮曆象咸得其妙年十四釋褐湘上主法
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
邊有脩竹异令克讓誦之克讓覽筆輒成其卒章曰

非君多愛賢誰貴此貞心并其奇之仕歷司徒祭酒
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
滅歸于長安周明帝引為麟趾殿學士俄授著作上
士轉外史下大夫出為衛王友歷漢東南陳二郡守
武帝即位復徵為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
歷儀同三司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
百石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為侯
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
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

出其下詔出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
裁正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
七十上甚傷惜焉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
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經義疏
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
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為國子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
季景齊大司農卿稱為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

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賡逸齊博
陵王濟聞其名引為記室及琅邪王濊為京畿大都
督以澄為鎡曹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
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
禮又與諸學士撰御覽書成除殿中郎中中書舍人
復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
高祖受禪出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散騎常侍聘陳
王使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優錫
注史信集復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

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高祖以魏收所撰書囊賤失

續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澄別成魏史澄自道

恭帝為十一紀七十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

目錄合九十二卷澄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

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

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

生名况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

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

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子

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此且言各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且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曰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編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筆吳子之字過又甚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名款以黃昌年臣依

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至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上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瀉解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人所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英表英風漸盛圖用之業基自此始長孫

丁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
右紹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王大功大孝定在獻
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立
以爲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
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
勸善懲惡昭誠將來者也而大武獻文並皆非命前
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覺首尾殺主害君莫
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
圓首方足孰不瞻仰況復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

隱沒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
死閔昭殺逐立明據實叙於經下况復懸隔異代而
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敝大楚子親問九
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
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
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畧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
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
華身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曰壺遂發問
馬遷荅之義已盡矣後之迷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

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
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
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以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
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
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
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
云春秋者文既摠畧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短
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
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

無法又失馬遷之意自孫盛自謂鑷仰具體而放之
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有師
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
傳所由來也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
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
既無竒不足懲勸再述下同銘頌重叙唯覺繁文案
立明亞聖之才發揚聖言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
問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
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澹所著魏書甚簡

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
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澹弟彥玄有文學
歷揚州摠管府記室涑州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
父槃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
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
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乃爲主簿擢殿中侍
御史俄兼治書累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

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西人多將
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
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
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
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
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匹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
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
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
上追怒爽云我孫製名靈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

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佻不恃威儀好為誅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場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於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瑒嘗衛尉卿室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在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閤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下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龔其不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勅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

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樊學業
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贍少好
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為起居
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
子護尚書右丞德源沉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
博覽書記少有事友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
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

江表

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後為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
副後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劼上表薦
德源曰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
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
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必能効節一官騁足千里
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
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
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為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
州會尉迴作亂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高

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
幽居賦以自寄又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惠
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為交
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蠻歲餘而還祕
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邵同脩
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
子法言三十二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歲奏
以為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
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並學涉有文義

柳詒

柳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恢
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詒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
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為
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通直
散騎常侍尋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
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
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詒為之冠王以師友
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

作歸藩賦命詔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爲庾信體
及見詔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詔爲東宮學士加
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其見親待每召入卧內與
之宴詔詔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
又嗜酒言雜詆諧由是彌爲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
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
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爲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
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
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

外詔 許善心

帝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
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詔帝每在月下對酒輒
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幸揚州遇
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撰
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
子始平天門一郡守散騎常侍父身仕梁至給事黃
門侍郎在陳蘇羽林監大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

善心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忠理所
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
卷皆編通涉十五解屬爨父友徐陵陵大奇之
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
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
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
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
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哀服號哭於西階
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

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
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
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
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
草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
雀降於含章閣高祖召百官賜醢告以此瑞善心於
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
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兩施雲行四時所以生
美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焉司

鳳之后玉鍾玉斗而降金版金滕以傳並陶冶性靈
含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
氤氳嘉貺耀乘馳聲南董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
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
指不肅清焉喉鈴啟閉括地復夏截海翦商就望躋
其尊登咸昌其會繇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
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摠
章之觀上庠卷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為百姓月
棲日浴熱坂空所吹麟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解

辯請吏削社承風豈止呼韓北場獺勒狼居之岫熄
慎南境近表不而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
岳展異幽明効靈狎素游頽團膏漱醴半景青赤孳
麻止虧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隆之
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
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
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二君信茂如
也故神禽顯賁玄應特昭白爵玉鐵豸之奇赤爵銜
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植嘉爵之篇

棲庭集牖未若干飛武帳來賀文槐刷采青蒲將翺
赤罽玉几朝御取翫軒楯之間金門旦開兼留暈翟
之駮盤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召眞徵得之茲日歲次
上章律諧大呂玄禡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
晨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翱翔而下載行載止當
宸宇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
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
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統稽命
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時之殿魏下

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平東之府並旁觀廻
屬事隨人微爰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刳胎剖卵則鸞
鳳馴鳴不澆浸林火原則螭龍盤蛇是知陛下止殺故
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潛育德臣而奉綸綍垂示
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
東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乎曩代輒竭庸瑣敢獻
頌云大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質文
鼎革泌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大定於鑠
我君武義我廼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旁凝射汾軒物

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
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青鱗伏阜丹鳥
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德劬鳴岐林隆未如神爵近賀
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去白節節
竒音行行瑞跡化玉繡宸銜環陛戟上天之命明神
所格綏應在旃伊臣預焉永緝韋素方流管絃頌歌
不足蹈儗無宣陸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高祖
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日召公等入適述
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

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
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洎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史
製七林各為摠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
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宋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
十許人正之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
加攝大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並
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
發先易留守宮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
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

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
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異州道大使以稱日賜物
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
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
方以腹心委述初行法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
餘日法官依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
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
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爲虛善心以
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關於宿衛與

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
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效狀分明此何可
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
罪煬帝可免罪之奏後數月述請上曰陳以實卒
善心與周羅暉虞世基表充善心之議曰陳以實卒
爲祭文謂爲陛下敢也

自後古例事得釋而帝
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雨不宜稱賀述謂
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

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出或以其討善心上封書
降旨免官其止復徵為守給事郎九年攝左翊衛長
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
鬼神之事勅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
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
序傳未述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
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以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
二氣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露聖有人民焉禱之君長有
貴賤矣為其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莫

不執太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
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創制竹素之
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
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
訓誥及典謨賈昂入房傳夏正於殷祀洎辨方正位
論時訓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禱祀乘車擅一家
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
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公俱稱百谷
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我逮有梁之

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續
傳年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
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及澆季
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
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之魏
之可為稱首屬陰戎入穎羯胡侵洛沸騰礮黷三季
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有序剪成狐兔
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
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

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
書紀傳隨事勒成及缺而未就者目錄注為一百八
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准無所盜惟囊
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
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
為史官補缺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
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閣訖善心早嬰荼
蓼弗荷薪構大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
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

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棲遲不求
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
加以庸瑣練能孤未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
書延時未即成績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
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
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
又並缺落失次自入京以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
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為一帙十卷
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

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
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
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經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
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敘傳論述一卷合
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並
善心補闕別為敘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十年又從
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衛武
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郡追叙前勳
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殺逆

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為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去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因遂害之時年六十一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勅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

知怕今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疎諫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秘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絕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怕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之博商畧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後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為司隸天遇之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遂奏為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

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此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瞽直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賤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文博因

後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
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故何為者又秦孝
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群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
空人云其悅乃謂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
於群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徇名責實錄過計功必
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者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
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有
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瞻逸既稱
燕趙之俊寔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寶咸取祿位雖無
往非命蓋亦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列詳
密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大小皆志
在立言美矣

列傳卷第二十三

隋書五十八

隋書五十九卷

特進臣魏

徵

列傳二十四

煬三子

孫恭皇帝
越王侗

燕王儼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

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
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
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

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
為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
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遠離是以
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為河南王
仁壽初徙為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後三年
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雒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
元年帝遣使者立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弩性
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
是所膳不許多品惟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

必親問其女不長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
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
數躄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為崇
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為哀冊文曰維大業
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宮輿二
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葬陵禮也蝦蟇宵載
鶴關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儼賓從其如昔皇帝悼離
方之云晦嗟震宮之虧象顧守噐以長懷臨登餞而
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彝徹祖階祀收重抗銘

隋書卷之九 卷之九
旌以啓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謚爰詔
史冊式遵典志俾濬哲之徽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
曰宸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龍聖儀耀重光氣秀春
陸神華少陽居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惟
睿性道騰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
國命懿作藩威彘先路烏奔渠門庸服有紀分器惟
尊風高楚殿雅盛梁園睿后膺儲天人叶順本茂條
遠基崇體峻改王參墟奄有唐晉在貴能謙居冲益
慎封畿千里閭闔九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瞻言但

草高視折衝惟袞清祀親賢允屬泛景鳳瀾飛華螭
玉揮翰泉涌敷言藻綺式是便煩思謀啓沃洪惟積
德豐行繁祉粵自天孫光升元子綠車逮事翠纓奉
祀肅穆滿容儀彤儀禮樂交暢愛敬兼資優游養
德恭已承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有粹神儀深穆其
度顯顯觀德溫溫審諭炯戒齊箴留連玉賦入監出
撫日就月將冲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綏景福永作元
良神理冥莫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恆祐遽瑤山
之頽壞忽桂宮之毀構肩結幽明悲纏宇宙慟皇情

之深憫摧其極其如夜嗚呼哀哉廻環氣朔在丹雘居
諸沾零露於瑤圃下申霜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曙
曉月懸兮帷殿虛嗚呼哀哉將寧甫窆長違塋苑渡
渭埃於造舟遵長平之脩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
而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沒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
世即潛墜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
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袂袂纓弁
以縗衫嗚呼哀哉九地黃泉千年白日雖金石之能
久終天壤乎長畢敢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帝

深追悼有子二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
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

燕王倓字仁文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
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
成人良娣早終母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
益以奇之字文化及弒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
其事因與梁公蕭銍于牛宇文暹等穿芳林門側水
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等中惡命縣俄頃請得
而辭死無所恨冀以見帝為司宮者所過竟不得聞

俄而難作爲賊所害時年十六。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爲越王帝母廵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復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摠留臺軍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文都等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爲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

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鈇券藏之宮掖于時雒陽稱段達等爲七貴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遣使請降侗大悅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爲太

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
下於茲二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畧神功載造區夏
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
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
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
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
物感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
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
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

意豐起非常逮於數陞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
日五情崩隕攀號奈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
屯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
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霽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
尊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永海岳之
恩未有消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
內奉爲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
九卿但本性兇很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
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

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
即追還三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
及梟鏡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
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
戎之於周代豐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
飲膳嘗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
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湏早夷殄翼
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衣
而杖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備嘗艱忍淚治兵指

日邁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遇此於
囚拘其身自稱霸王專擅擬於九五復踐禁御據有
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
誠臣內甘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
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舟誠內發宏畧外舉率勤王
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能罷競逐金鼓振龍言若
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至志在匡濟投袂前
驅朕親御六軍皇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摩山
可以動射石可以入泥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待

衛西憶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
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斲觀自雁解甲倒戈冰
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幸控辱人
士莫不道路从目號天踴地朕今復三三取衆轅者
一人拯溺救焚所良者士庶唯天臨
億兆感義俱會朕心舉戮元兇策
稱朕意焉兵術軍機並受魏公節度密
北面拜伏三禮甚恭密遂東拒化
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逸耶
長文等為

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道歸長
情哀苦侗以為至誠命之上
自是侗無所關預侗心不能
圖世充事不果而止及世充
自為鄭王物百揆加九錫備
雲定興等十人入見於侗曰
願陛下揖讓告禪遵由
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裡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
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

臣績宣上代或勤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
當何所望神色慄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
良娣而泣世充更使人謂侗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
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有侗不
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
為潞國公邑五千戶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
世充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恽因勸世充
害侗以絕民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齋鳩詣侗所曰願
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

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
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偽謚為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美容儀蹠眉目少為高祖
所愛開皇中立為豫章王邑千戶及長頗涉經史尤
工騎射初為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泚淮以南
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戶大業二年
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為軍道尋轉豫州牧俄
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勅吏部尚
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

牧守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
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
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
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謐庫狄仲錡
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
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隱恣行淫穢
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趙彥諸胡責其名
馬得數匹以進於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
歸於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

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於暕二納之
其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
於東都營築大門無故而崩聽事楸中析識者以為
不祥其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
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
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
言為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
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
遂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

賁遊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出入王家御史常
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窮治其
事暕妃常氏者民部尚書冲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
姊元氏婦通遂產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
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為歡樂召相公令
編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王貴
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
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為厭勝之事至是事
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寮皆

斥之邊遠

時趙王巨猶在孩穉帝謂侍臣曰朕唯有

暕一子不然者豈

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

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貴郎將
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武貴輒奏之帝亦常慮暕
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負而已暕每懷危懼心
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
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
皆無頭暕意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
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暕忌如此化及復令

人捕陳陳時尚卧未起賊既進陳驚曰是何人莫有
報者陳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
賊於是曳至街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陳竟不知
殺者為誰時年二十四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
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
之以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于大唐授
貞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小字季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
光祿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

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常
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灸杲先
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比皇家嘗之今
爇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後竟為其停灸由是尤愛之
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
於帝前血滿御服時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
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煬帝疎
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

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隋書五十九卷

列傳二十四

隋書六十卷

列傳二十五

特進臣魏

徵

崔仲方

上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荊州刺史父宣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事尋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脩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

爵石城縣男邑三百戶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
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少內史趙芬剛定格式尋
從帝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為內應仲方與既
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仲方
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
軍長史從郟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
策居多宣帝嗣位為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崩
高祖為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之歸心焉
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

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
與高頴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
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
之初有赤光之瑞軍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
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
司農少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
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亘
七百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
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

未期起為號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按
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
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實乾圖云王者三百
年一蠲法令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
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
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
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九年陳災
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剋之楚祝融之
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

歲左行歲星古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
虞運及語迹維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如承感火德
而上國號為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工也鶉火未為
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
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
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迴心人神叶契陳既
亡昏於上民譴於下險無首尾之固眾非九國之師
豈癸殷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

自有宏謨但蜀羌所見莫由螢燭今唯須武昌已下
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怙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
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
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
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益城置船然終聚漢
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今精兵赴
援者下流諸將即頃擇便橫渡如擁眾自衛上江水
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
有二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基

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
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
仲方為行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
幾復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令
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干碣
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平賜奴婢一百三
十口黃金三十斤雜物稱是仁壽初授代州總管在
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漢王諒餘黨據呂州不下
煬帝令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眾

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
後三載坐事免尋為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
衰老出拜上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為信
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時年七十
六子民壽官至定陶令

于仲文

兄

從父弟

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寔周大左輔燕國
少聰敏髫髻就學耽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
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

曰聞兒好讀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
而已太祖甚嗟嘆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
略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矣拔當時號為名
公子起家為趙王屬尋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
牛任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
伯雋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
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群
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怨杜家自若仲文於
是訶訖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寔尚宇文

護之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
竟其獄蜀中為之語曰明斷無雙有子公不避強禦
有次武末幾徵為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
百戶數從征伐累勲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為東郡太
守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
使人誘致仲文文拒之迥怒其不同已遣儀同宇文
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眾斬首五百餘級以功授
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胄渡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
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赫

連曾如敬子執口率眾應迥仲文自度不能步弃妻子
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遯為所追且戰且行
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迥
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内為之下泣
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
軍總管給以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高
孝寬拒迥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
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
執政意如何也尉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

有歲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
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
日頗見三善以此為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
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第難
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
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
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
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然此其有仁心三也
忻自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瑒與迴將劉子昂劉浴

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讓擁眾
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悉眾來拒仲文偽北讓軍
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
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奔城遂
走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
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
令三軍趣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
疲不可交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
奇將克日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

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
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城武別
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
臣等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搃牛享士仲
文知其忌選精騎襲之一日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
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
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
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
為信然比日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

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
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
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
衆皆稱善於是毗羅將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
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
鼓噪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
而死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墜
宗高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
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内宴享極歡賜雜絲千餘段妓

文十人拜柱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
知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薄於獄
中上書曰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
大倫不易之道暴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閔
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
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
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
以高官委臣以兵董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鴟張臣以
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擅讓於象隄

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賊
席毗十萬之衆一戰击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
當群兇問鼎之際黎元之主之辰臣

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摠馭燕趙南鄰君寇北捍旄頭
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
為鄰武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顓作牧淮南坐制勅
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切據二江叛換三蜀臣
弟三叔義受服廟庭龍興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
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鈞陳之側合門

誠款異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
昧之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
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覽表并翼俱釋之未幾詔仲
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
摠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
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摠管辛明瑾元滂質
蘭志呂楚段訶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趨那頡山至護
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齊肅不戰而退
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上以尚書文

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錄省中事其所發摠甚
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
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摠其事及伐陳之
役拜行軍摠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史
荀法尚魯山城主誕法澄鄧沙彌等請降秦王俊皆
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摠
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
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王
廣以仲文有將領之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

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以仲文將前
軍大破賊而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遷
右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
光祿大夫甚見親幸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
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旣而率
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廻擊大破之至鴨
渌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
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
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

捨又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
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
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旣高知
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遯時宇文述
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
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
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
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
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

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畫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木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顓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象字宇文護見而器之妻以李女尋以父勲賜爵新野郡公邑三千戶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累以軍功

授上開府歷左右宮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略淮南顓率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猛等以舟師自額口入淮陳防主潘深弃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壽陽復引師圍硤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顓乃拜東廣州刺史尉迥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顓素不協顓將圖之因卧閣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顓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顓所顓歎然

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以
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顓復
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陳將錢茂和
率數千人襲江陽顓逆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
暎燕合兒等襲顓顓拒之而退賜絲數百段高祖受
拜文表弟誚閔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大傳竇熾等
譏顓當死上以門著勲遂特原之賤為開府後不爵
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澤州刺
史數年免職卒於家子山度嗣

璽字伯符父翼仕周為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
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送之長安
高祖甚悅及高祖受禪翼入朝上為之降榻握手極
歡數日拜為太尉歲餘卒謚曰穆璽少有器幹仕周
起家右侍上士尋授儀同領右羽林遷少胥附武帝
時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
五百戶尋從帝平齊加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邑千二
百戶授職方中大夫及宣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
尋領右忠義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及受禪進位大

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後檢校江陵摠管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為熊州刺史並有惠政以疾徵還京師仁壽末卒于家謚曰靜有子志本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

明達時務初為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為內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文侯華谷高壁三城皆有力焉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勳將拜高秩以護毀獲護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邑千戶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匹後從滕王迥擊稽胡破之歷相州別

駕揚州摠管長史入爲天官都上士從享老寬經略
淮南俄而尉迴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孥俱在鄴城迴
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祖引爲丞相掾領
宿衛驃騎司馬消難之奔陳也高祖命文振安集淮
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
奚震討叛蠻平之加上開府歲餘遷鴻臚卿衛王爽
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勲薄不實免官後爲石
河二州刺史甚以有威惠遷蘭州摠管改封龍崗縣公
突厥犯塞以行軍摠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坐而還

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爲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
摠管及平江南授揚州摠管司馬尋轉并州摠管司
馬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
雲州摠管尋爲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
軍摠管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破之文振先與
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比還世積
以罪被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明年率衆出靈
州道以備胡無虜而還越舊蠻叛文振擊平之賜奴
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作亂文振以行軍摠管討

之引軍山谷間為賊所籠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
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素剛
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
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敗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
隙因而讚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
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
徵為原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屯
雪山連營二百餘里東接揚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
于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

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啟民居于
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文振
以狼子野心恐為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問
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
良筭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叛民資其兵食假以
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
弱則歸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
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眾所共知
以臣量之必為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

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其事文振知政險薄不一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獎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効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塊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輒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衆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

多端勿得使受水際方隆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一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爲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鞅鞅出後遲疑不决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謚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千石威儀鼓吹送至墓所有子十人長子詮官至牙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賁郎將性其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

儒雅文操，鞭撻之前，後或一至十數時，議者鄙之。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筭，伐陳之策，信為深遠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畧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廢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後，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贈畧，見重終懷，壯天之志，時進讜言，頗稱諒直，其取高位厚祿，良有以也。

隋書六十卷

列傳二十五

隋書六十一卷

特進臣魏

徵

上

列傳二十六

宇文述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本姓破野頭，後屬鮮卑。侯且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密。周大象年，宇文雅甚愛之，為左宮伯累。

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摠軍機召為左宮果中大夫
賜爵博陵郡公尋改封濮陽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迴
作亂相州述以行軍摠管率少騎三千從韋孝寬擊
之軍至河陽迴遣將李雋攻懷州述別擊雋軍破之
又與諸將擊尉雋於永橋述先鋒陷陳俘馘甚衆平
尉迴每戰有功起拜上柱國進爵襄國公賜緜三千
匹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復以行軍摠管
率衆二萬自六合而濟時詰擒賀若弼兩軍趣丹楊
述進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亡既擒而蕭巖蕭巖據

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摠管元契張默言等
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懋榮以舟師自海至亦受述
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之誠久
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平但蕩而吳會之地東路為遙
蕭巖蕭巖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方振揚國
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畧不勝而往風行電掃自當稽
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陳
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巖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
巖懼立柵於晉陵城東絕塘道留兵拒述巖自義

興入太湖圍掩述後述進破其柵廼兵擊瓌大敗之
斬瓌司馬曹勣又前軍復陷吳州瓌以餘衆保包山
燕榮擊破之述進至奉小 球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
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
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 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
善於述欲述近已因奏為 壽州刺史總管王時陰有
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 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
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 聖 聖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深有
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 鍾愛四海之望實歸於大

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
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者唯其弟約
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
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
因而共博每佯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
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公述與公為歡樂耳
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共說退言於
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晉王與述情好益
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 怒賞賜不可勝計及

晉主爲皇太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
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爲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
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
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
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
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
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囚述領鷹揚郎
禮張峻崔師等追之至曼頭城攻拔之斬二
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危川

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前後虜男女四
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
從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
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勅述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
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
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
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者咸
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
服異物進獻宮掖由是帝彌悅焉時述貴重言無不

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
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正百端莫敢違
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至尚大賈
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為曰由是競
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
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爲比及
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
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
謂臨戰時耳至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

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
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亥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
下伴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語
在仲文傳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
述軍中多飢色欲變述衆每聞便北述一日之中七
戰皆捷旣恃驟勝又內逼群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
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
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
可復戰又平壤嶮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

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
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
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
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
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
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河
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將至
懼而西遯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禦衛將
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閩鄉皇天原

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
奇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
千段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安祿之圍廡門帝懼述
請潰圍而出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
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
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
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
悅遂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羣臣苦
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欲何所言

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于家述因奏曰化及臣
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泣然曰吾不
忘也及薨帝為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
劍四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帝令黃門侍
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子化及別有傳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為皇太子勇昭訓及
勇廢涂各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
述自是數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
干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為製馬鞵於後

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為
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
曰然乃製袂中令深袖耳又學之名為許公袖勢
述大悅曰雲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
虛也後帝將幸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勅少府工
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
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
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
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

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從之因賜
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
殺之五年大閱軍實帝稱甲仗為佳述奏曰並雲定
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代何稠為少監轉衛尉少
卿遷左禦衛將軍仍知少府事十一年授左屯衛大
將軍凡述所為述皆至大官述行樞以太常樂戶家
財億計述謂為兒多受其賄稱其驍勇起家為折衝
部將

郭衍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
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
引為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
募人以鎮東境得樂徙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
歲數告捷頗為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
帝出幸雲陽衍朝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為前鋒攻
河陰城授儀同大將軍武帝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
衍從陳王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州

追齊師至高壁敗之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封
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戶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為
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迴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武
陟進戰於相州先是迴遣弟子勤為青州摠管率青
齊之眾來助迴迴敗勤與迴子博祐等欲東奔青州
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治於陣勤遂去而博亦
逃逸衍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
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金帛物七千
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入被親昵

開皇元年勅復舊姓為前

犯塞以衍為行軍

摠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

假為開漕渠大監

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

東至于潼關漕

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

氏渠五年授瀛州

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

冢行親備舩棧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

振卹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摠管所部有恒

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是

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曰

十年從晉王諱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為摠管
領精銳萬人先屯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
魁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乃討東陽永嘉宣城
黠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踞事上甚
諂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遷洪州摠管王有奪宗之
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
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
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
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癭王姬蕭氏有術能療

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
又詐稱桂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
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
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
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
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摠兵居守大業元
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改授光
祿大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
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

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
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
年以恩倖封其定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
軍贈賜甚厚謚曰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
昌縣令

史臣曰寒寒匪躬為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
道宇文述郭衍以水滸水如脂如膏便辟足恭柔顏
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
是非不能輕重然默苦口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

容己之譏也國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深恥也

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
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
年以恩倖封真定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
軍贈賜甚厚謚曰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
昌縣令

史臣曰寒寒匪躬為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
道宇文述郭衍以水滸水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顏
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
是非不能輕重然默許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

容已之譏也固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深恥也

隋書卷之六 卷終

列傳二十六

1875

程